

吾衍《闲居录》与 《闲中漫编》考异

唱 春 莲

吾衍，一名吾丘衍，字子行，号贞白。生于南宋末年（公元1268年），卒于元至大四年（公元1311年），享年四十四岁。祖籍龙游（今浙江衢州），至吾衍时已移家钱塘（今浙江杭州）。他一生操行高洁，不事权贵，不求显达，性情旷放，不加检束。租居陋巷，以教学为业。博经史，嗜古学，工篆隶书，通声音律吕之学。其才气横溢，在当时名声显赫，四方学士名流经常造访，无不叹服其学识高深。据载：“子行为诗不纯守法律，而喜著书，所著有《尚书要略》、《听玄集》、《九歌谱》、《十二月乐词谱》、《重正卦气》、《楚史樗机》、《晋文春秋》、《道书》、《授神契》、《说文续解》、《周秦刻石音释》、《学古编》”（引《竹素山房诗集》吾丘子行传）等。然流传至今我们所能见到的已不足半。北京图书馆现藏有吾衍撰《学古编》、《竹素山房诗集》、《闲居录》及署名吾衍的《闲中漫编》。其中，《闲居录》与《闲中漫编》历来被视作同书异名。笔者近读二书，比较它们的异同，认为有必要订正以往书目著录上的疏误。

《闲居录》是吾衍的一部札记手稿。作者将平生所见所闻随笔记录，虽然内容纷杂，但从中可以反映出吾衍一生治学的点滴内容。

北京图书馆共藏有《闲居录》五种。

元抄本《闲居录》一卷，为现存最早版本，“旧出华亭孙明

叔手抄。明叔，名道明，乃同时友人，亲见其手稿录之，书法古雅，图记重重。”（引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）可见，此本最接近作者原手稿。共抄录吾衍笔记一百零一条。卷后有元顺帝至元五年（1339）正月陆友仁跋语一篇，云：“右《闲居录》，一名《闲中编》，鲁郡吾衍子行所草本，其间多子行手自书。子行，太末人，工篆隶书，通声音律吕之说，读太玄经，号贞白处士。性放旷，高不事之节，自比郭忠恕，倨傲玩褻一世，遇人巧官善富如虫蛆臭腐将噬染己，其所厌弃者诣门请谒，从楼上遥与语，吾出有间矣，顾吹洞箫，抚弄如意不辍。好刺讥轻侮诗人文学士，独盛推杭仇近父、婺胡穆仲、汲仲，至谓百年亡有。所著书凡数十卷。至大四年冬，子行以事逸去，不知所终。此策得之于其从父家，揽其遗迹，使人慨然。”陆友仁乃吾衍同时人，“博雅好古，工汉隶八分书，尤能鉴辨钟鼎铭刻，法书名画皆有精识”。

（引《研北杂志》序）可谓与吾衍志同道合，对吾衍知之甚详，推崇倍至，亲为其书作跋。此书卷末有抄书题识：“至正十八年戊戌之秋七月旦日抄于泗北村之映雪斋。”钤有藏印数枚：“映雪书房”、“孙明叔印”、“仇氏仁近”、“鲁郡邵氏”、“辛夷馆印”、“季印振宜”、“沧苇虞山钱曾遵王藏书”、“铁琴铜剑楼”。可知此本抄毕，曾经吾衍友人仇仁近之手，又转归季振宜、瞿氏铁琴铜剑楼等递藏，是现存《闲居录》诸本中最珍贵的一种。

明抄本《闲居录》一卷，是明末常熟毛氏汲古阁依据元至正十八年孙道明抄本传录，卷端下题：“元鲁郡吾衍子行”，内容及条目与元抄本同，卷末照录陆友仁跋文，版心下有“毛氏正本汲古阁藏”二行。此本与元抄同时被铁琴铜剑楼收藏。《铁目》云：“余家又别藏一本为汲古阁所抄，即出自是本（指元抄本）。”

清抄本《闲居录》一卷。有两部，一为清吴氏绣谷亭抄本，一为清郁氏东啸轩抄本。经勘对，二本内容相同，条目排序一致。

吴氏绣谷亭抄本后有清周星诒跋语，言及郁氏本“为鲍以文先生校藏本”，“凡经以文手改者，此本皆不误，知此即为所据也。由此可知二本在流传过程中的密切关系。二本卷后均照录陆友仁跋文，内容与元抄本相同，然而在条目排序上，二本与元抄本异。

至晚清，《闲居录》出现了刻本，就是清光绪二十二年（1897）丁丙刻《武林往哲遗著》本，一卷。此本刻印考究，装帧精良。丁丙在其后序中称：“合四本校讎而后梓，精善可知矣。”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有关此本的提要也全文镌刻于卷前。卷后有乾隆三十七年（1772）鲍廷博题识云：吾衍的“《学古编》而外俱失不传，此录及《竹素山房集》三卷仅有写本。”这一说法与现存吾衍著作情况正相吻合。在内容上，经与元抄本校对，基本相同。有些条目则将元抄中的一条析为二条，但内容不变。不过，此刻本最后比元抄多出一条，因其字数不多，在此抄录于下：

“蔡君谟云：智永真草千文盖七百本，唐初尚多存者，太宗取最精者命模写勒石，云律召调阳者是也。今宋宣献家及王阁老叔原家各藏收一本。”此条在明抄、清抄本中均无，不知源系何处。傅增湘在此条目上留下几字朱笔校语：“明抄本失此条”。看来此条也并非妄加，或许此本刊刻时所依底本还有另一系统。就其条目内容，断为吾衍所为也并非失当。卷后有陆友仁跋文，与元抄本同。

除上述五部《闲居录》外，北京图书馆另藏明万历二十一年（1593）谈氏燕申斋刻《闲中漫编》二卷，一册。卷前先录有元陆友仁跋，题曰：“闲中漫编题词”，开头云：“《闲中漫编》一名《闲居录》，古杭吾衍子行所草本，其间多子行手自书。子行，元末人，工篆隶书……”初看跋文，似乎感觉此本即《闲居录》的又一版本，然细览全书始末，纰漏处诸多，在此予以澄清。

一、卷前所录元陆友仁跋文与最早的元抄本有异。如：将原

跋的“《闲居录》一名《闲中编》”臆改为“《闲中漫编》一名《闲居录》”；“鲁郡”改为“古杭”；“太末人”改为“元末人”，吾衍是元初人，陆友仁也为元人，根本不可能自称“元末”。

二、《闲中漫编》分上下两卷，上卷内容除个别文字与元抄本有差异外，基本相同。下卷自第六页以后，又增加了四十七条。而且，此本还是一残本，最后一条未完，内容即已中断。由于增加诸多条目，使其篇幅妄涨，已非《闲居录》原貌。

三、细读下卷所增加的内容，更非吾衍所作，在此仅录几条：

（一）至正中，楮幣不通呼为麤不烂。时浙江省台官召商谜者问之，曰：麤不烂者，欠煮也。盖主音与主同（原文如此），故云。浙间方言凡物之弊恶者，皆谓之麤不烂。

（二）至正二十一年十月十二日晚，岳州洞庭湖龙吼如雷，声闻六十里外。

（三）至正间，岁大风，以荒闻。朝廷遣公按之，信然。秋稻复花，民仍以熟首于公，公不可曰：汝百姓不知尔□稻花而不实，譬之雪花，冬则六出，至春惟五出。□岁果大饥。

（四）至正末，越有夫妇于大善寺金刚神侧缚苇席而居。后其妇产一子，首有两肉角，鼻孔昂缩，类所谓夜叉者，盖产妇依止土偶便禀此形气尔。

（五）西域人种羊骝骨而生羊羔，予幼而闻之。渊颖先生吴莱立者，金华宋太史濂之师也，博学能文，其集中有西域种羊皮书褥歌，漫录于此……

以上前四条，均有至正年号。以至正二十一年（1361）计算，已是吾衍死后半个世纪。吾衍生平除陆友仁在《闲居录》跋文中简叙略述外，尚有胡长孺的《吾子行文塚铭》及宋濂、王祎、王行写的小传。据载，吾衍年四十未娶，宛邱赵天锡为其买酒家

孤女为妾。至大三年秋，妾母嫁后夫，夫因私造楮幣事发，远道来衍舍躲避，吾衍并不知情。捕役却将衍一并捉捕并加羞辱，途中幸遇录事张景亮，告之吾衍并不知情，叱责捕役为什么乱抓人，吾衍才得以解脱。事后，吾衍自觉羞惭，遂留一诗，有“西冷桥外断桥边”之句，告别而去。后经多方微访，方知已投湖自尽。时值至大四年初。吾衍卒年已详，而《闲中漫编》下卷中出现的诸多至正年号岂不大谬。

以引第五条中提到了“金华宋太史濂”，宋濂（1310~1381）系元末明初人，因洪武初总裁修纂《元史》，人称“太史”。吾衍卒于1311年，那时宋濂方二岁，因此在他的笔记中根本不可能出现宋濂事迹。

综上所述，可以得出结论：这后加的四十七条内容绝非吾衍所作，当是后人随意添加，或零星拼凑，或整篇照搬，缀于吾作之后。联系前面那篇伪陆友仁跋，可以断言，《闲中漫编》已非吾衍原作。其后四十七条究系何人之作，有待进一步考查。此本除北京图书馆外，其它图书馆也有收藏。

清代藏书家、校勘家叶德辉在其所著《书林清话》中，曾尖锐指出明季刻书之弊：“朱明一朝刻书，非仿宋刻本，往往掺杂己注，或窜改原文”，“往往刻一书而改头换面”，“不知其意何居”。明刻本《闲中漫编》即是一例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北京图书馆

明刊《福寿全书》辨伪

杜泽逊

《福寿全书》六卷，题“云间陈眉公辑”，明刻本，半页八